

白首盟約五十年(上)

梁黎劍虹

寒操與我第一章

踏雪尋梅初問姓名

一個嚴冬大雪後的清晨，在上海法租界的三層樓洋房大門口。

大門忽然開了，從裏面衝出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女，一面跑着奔向對面馬路，一面喊着：「真好玩，啊！好漂亮！」後面跟着一個年約卅歲眉清目秀的英俊青年，一面追趕一面叫：「小心！路上結冰很滑，會跌跤的。」話猶未了，少女一跤就滑倒在地上，青年急忙走到她身旁，將她扶起，小心地替她拂着身上的雪，一面溫柔地問：

「跌痛了沒有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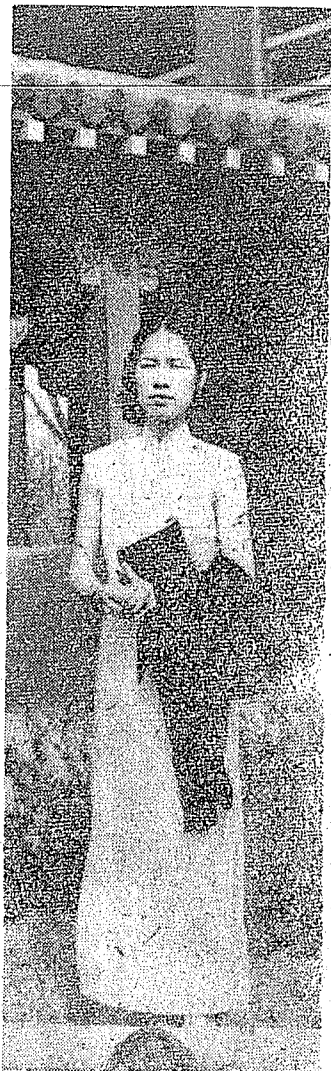
「法國公園在那裏？要向那方向走？」

少女紅着脸，掙扎着站好。不答青年的問話。

「不要忙，很近，轉個彎就到了。」
青年體貼地扶着她向前進。

這就是五十年前，我初到上海第二天的大雪之晨，那個少女是我，那個青年是寒操。這幢洋房是寒操和我姑母夫婦合租同住之家。我到上海就住在姑母家裏，那時寒操正在上海辦「再造雜誌」，是窮書生一名。當我和七姑姑由廣州抵上海的那天晚上，天就下大雪。廣州是南方，從不下雪的，小孩子初見下雪，當然十分興奮。第二天一早起來，就要出外玩雪，寒操聽見我要出門，趕快起床出來，就對我說：「你初來不認識路，讓我陪你去法國公園遊玩。」

「你真好，謝謝你。」



五十年前本作者就讀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時攝於校園內。

「等我穿好衣服就來。」

說着就轉身回房。

「好，請你快點！」

我歡天喜地的站在他房門口等着，不久他就出來了。

「好了，我們就走。」

就這樣地，我們建立了一個良好友誼的基礎。從公園回家，他請我到他的房間坐坐，那時我才想起問他：

「你貴姓？」

「我姓梁名寒操。」

他笑着問：

「你呢？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叫黎劍虹，陳太太是我的五姑母，我好像在那裏見過你似的，你到過廣州嗎？」

「我當然到過廣州，在廣州我住東山，老實說，我也是從廣州來的。」

「那就對了，我一定是在廣州見過你，因為我覺得和你很熟似的。」

「我也有同感，我一見到你，就像遇着好朋友的感覺，所以要陪你去法國公園，這大概就所謂緣份了。」

我高興得跳起來說：「對！對！對極了。」

我姑母適從房外經過，走進來說：「什麼事情這樣高興，看來你兩人却像一見如故的樣子。」

從此，他待我真像大哥照顧小妹妹，他要教我做詩，我沒有意見，也就開始跟他學做詩，可惜我對詩一點天份都沒有，也缺乏興趣，起初他教我讀：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」等簡單明瞭的詩，再是平平仄仄平等詩的格式，還覺得沒有什麼，可是到了

要出題教我做，我就煩了，我沒有那種富於幻想的靈感，所以感到很頭痛。幸好我不久就去南京讀書了。

南京求學返滬重逢

南京當時仍是一個十分落後荒蕪不堪的城市，馬路沒有幾條，房屋也沒有幾間，但我却十分喜歡那環境。我住的地方離學校很遠，每天早晨，梳洗完畢後，即買一個大饅頭，和一包花生，踏着鐵路枕木，一問一跳地跑着，跳一步，咬一口饅頭，吃一粒花生，

真覺十分開心，很快就跳到學校。放學時也同樣買個饅頭，一包花生，走同樣的火車鐵路，

跳着回家。假日就跟同學到城牆上看文武湖和遊戲，天氣雖然很冷，

我却一點也不怕，地上結冰，下起雪來總是好幾尺深，屋簷上掛着冰條，我總是高高興興地跑出跑入，從不覺得冷，屋內也沒有生火盆。

學校附近有個軍官團，裏面全是高級軍官、校官、將官。不久我就老是每日收到一封一位軍官的情書，使我覺得好笑也好煩，其實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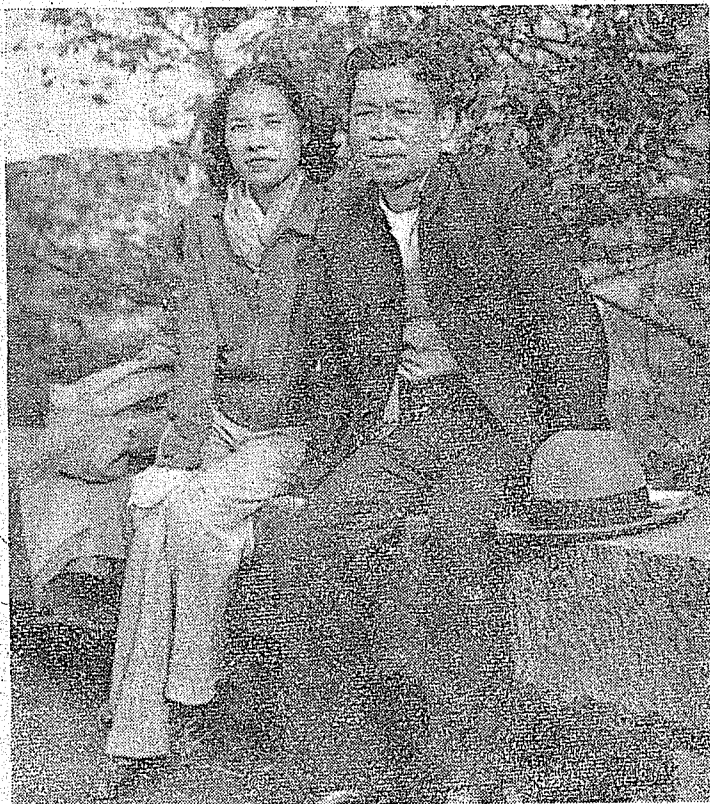
時我還根本不懂，更沒有興趣去研究這些，總是隨手一扔就算了，也不去管是誰給我的。

到了暑假，有一天，在上海一位姑丈的哥哥到南京來看我，臨走時一定堅持要我同去上海，我不願意，他就硬拉着我去，我拉不過他，就希望趕不上火車。誰知在火車正要開動時我們就到了。於是我祇有想，到上海也好，可以看見寒操，心中才有點高興起來。等到了上海家門時，寒操聽到我的聲音，出來迎接時那種高興的表情，使我也感到十分欣喜，他拉着我的手，問長問短，我祇有迫不及待地告訴他，南京真好，我很喜歡。

「那你有沒有想到過在上海的我們？」他說時有點難為情的樣子。

「沒有，我很忙，一有空就到各處遊玩，玄武湖坐船或跑到城牆上遊玩，都很有趣呢！」我越說越高興，手舞足蹈地，他却看着我微笑。

這次到上海，我感到大家對我的態度大不相同，尤其是寒操，他每日總抽出很多的時間陪我遊玩，人也變得活潑多了。我發現他很受大家的尊敬，也知道他早在那時已開始為黨國服務十分盡心盡力。更知道有不少的女士喜歡他，仰慕他，其中就有一位在政治圈內十分活躍的女詩人正追求他，可是他從不動心，所以當時的朋友們常笑說：「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。」姑母也奇怪他對我的特別感情，因此，當我第二次到上海，姑母就在我面前稱贊他的學問人品如何的了不起，鼓勵我多接近他，其實當時姑母和姑丈共有三位和寒操年齡相當的妹妹都很傾心於他。



抗戰前本文作者(左)偕夫婿梁寒操教授同遊華山合影留念。

日中空下來的時候他總找些理由請我到他房中坐，後來他又提議替我補習國文，我說：

「好極了，暑假是應該補習的，本來我就想請你替我補習，不過我不好意思說。」

「爲什麼要這樣客氣，好！從明天起，每天至少補習一小時，不准偷懶！偷懶就要打手心的。」

「可以，但最好打得輕點！」我撒嬌地要求。

「那要看你乖不乖。」

「那也要看老師好不好。」我笑彎了腰。從此我們就更加熟悉和親密了。

「老師」深情贈玉爲盟

有一天上課時，他忽然停下來看着我，眼神是如此地深情，握着我的手，真使我心跳臉紅，我祇有低下頭來，他立刻打開抽屜拿出一串玉珠

項鍊給我，我沒有接受却說：

「你已經送過我很多東西了，這珠鍊你留着送給別人好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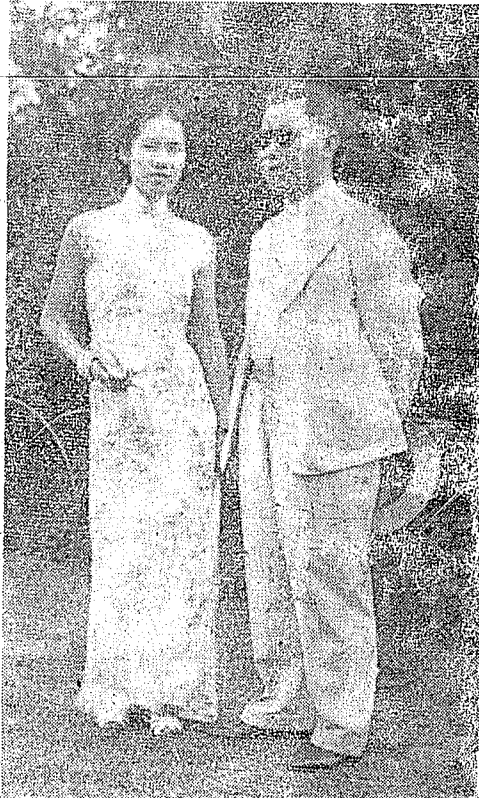
「除了妳，我送給誰呢？妳難道還不明白我的意思？」他很誠懇地看着我，使我十分感動。

「謝謝你！可是我不知道我該送點什麼東西給你？」我有點爲難地看着他。

「你什麼都不要送給我，我祇要每天能看見妳，就十分滿足了。」

從此我們的相愛，就公開了，朋友們間就奔走相告：「雲散虹現」了，因爲那女詩人的名字有個雲字。暑假後我又回南京去繼續讀書，他就經常到南京來看我。

不久孫科先生回國，就任鐵道部部长，請他任該部參事，姑丈夫婦也和他一同搬回南京居住，有一個時期我也住到姑母家裏，可以和他朝夕相見。



抗戰前作者偕夫婿梁寒操教授同遊青島時攝

當時是電影默片時代，一般電影都有人解畫，最流行的一句是：「有個二八佳人喚瑪利」，寒操就叫我做「二八佳人」，我也漸漸地更了解他的爲人生活習慣，我注意到他的聲音和一般人不同，他說話總帶着金石之音。比如說同在一個禮堂中做

紀念週，正在唱國歌，那末，我一走到禮堂門口，就知道他在裏面。幾十年前沒有擴音機，他就佔了不小的便宜，他站在大堂上講演，不用費力，全場都聽得清清楚楚。

當時的南京，既沒有電影戲院，也無其他娛樂場所，他每日下班回來，不是看書，就是聊天。有個晚上，他說：

「我今晚請妳去看電影，妳去不去？」

「我不相信，在那裏看？南京還未蓋好電影戲院呢。」我搖着頭扮一個鬼臉說。

「你不相信，你今晚跟着我，我帶妳去。」

「什麼時候？」

「吃過晚飯便走。」

等吃過晚飯，他就煞有介事地催我跟他走出門，他就說：

「我們先到公園遊玩一下好不好？」

「當然好，我跟着你，你到那裏，我就到那裏。」我說完了，忍不住笑出聲來。

「鬼才相信有電影看呢！」我繼續地加說了這一句。

「妳不信，我們來打賭好不好？」

「不好，反正如果沒有電影看，我就打你十板手心。」

「那末妳輸了，我也照樣打妳十板手心。」說完了，他拉着我的手走快幾步，繞過一叢樹林，用手一指：

「你看前面是什麼？」

「什麼都沒有，祇有一座大棚，裏面有燈，有人。」

「對了，就讓我們進去看電影！」

我走进去一看，裏面的確有不少人，都坐在一排一排的木橋樑上，前面掛了一塊大白布幕，我和他祇好同在一張木橋樑上，不久真的開演了，有許多看不清楚的人們就站上木橋樑上，我們無法，他也祇好扶着我站在木橋上了，等到電影完了，差點沒有把我們累死了，回家路上我說：

「下次還是等有了電影戲院，我們再來看看吧！這樣，雖然很好玩，可是累得真受不了。」

此後我們真的不敢再去領教這種電影了。他也真的和一位名叫張國權的朋友去大搞電影戲院事業，先是建築國民戲院於城中，然後在夫子廟再建一座首都戲院，第三間是新都戲院。當年的南京生活，實在沒有可以供娛樂的場所，每到假

日祇有到郊外遊玩，或在家裏會客。我自己因為太年輕和姑母的或是寒操的朋友都格格不入，有時覺得真煩，所以我常在衆人面前就用眼睛告訴他一些我要他明白我意思的事，於是他就老是說：

「你那會說話的眼睛。」

訂婚旅遊太湖爲證

從我們開始認識到我們戀愛成熟，大約是一年多，我們就訂婚了。

訂婚儀式，在上海黃浦灘最漂亮的沙遜大廈頂樓舉行，來賓有二、三百人，可以說全是寒操的朋友，一下子擁來這樣多人，使我昏頭昏腦，糊裏糊塗，簡直無法清楚誰是誰，弄到事後幾乎連一個名字，和一個相貌也無法記憶。

訂婚後我們兩人就常到京滬路一帶風景區：

如杭州、蘇州、無錫、常山、鎮江等各風景區遊玩了。

在訂婚後第一個中秋節，我們兩人相約到太湖賞月，當天晚上，月光出來，兩人乘一小汽船，在太湖慢慢地遊蕩，兩人相擁相偎地坐在艇中，四面青山遠樹，朦朧的薄霧，清淡縹緲，倒影在明月照耀下的水中，我覺得我們的心完全合而爲一，他低聲向我說：

「我相信這世界上不會有第二個人比我更愛妳，更相信我決不可能去愛任何一個人。」

我點點頭更偎緊他說：

「我相信我也一樣決不會去愛任何另一個人。」

「這算是我倆的誓言，願太湖爲證！」他緊握着我的手。我也低聲地說：

「願太湖爲證！」

過了一陣他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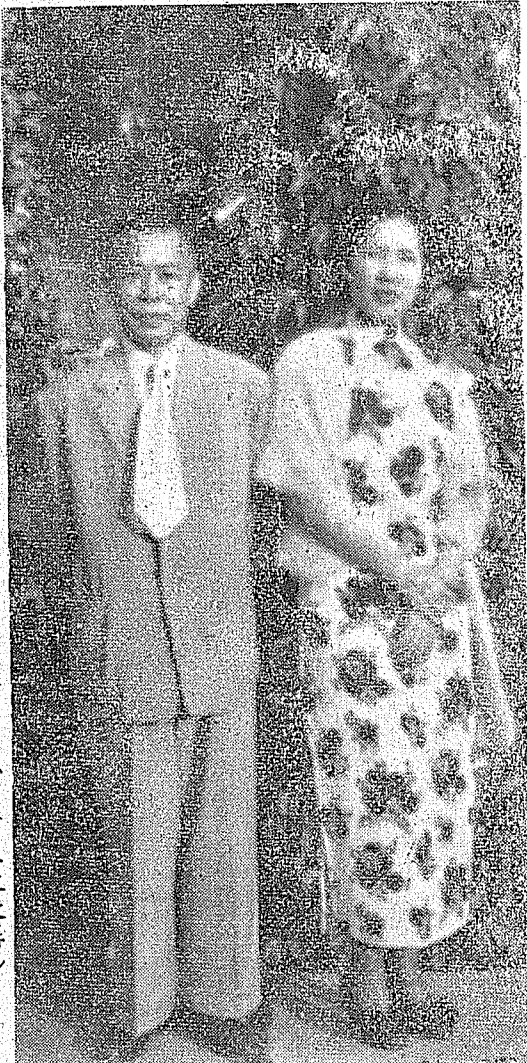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們好不好早點結婚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暑假我就高中畢業，畢業後就舉行婚禮，等結婚後我再考大學，好不好？」

滬上婚禮西湖蜜月

第二天早上，我們高高興興地回南京，到家後立刻開始籌備結婚事宜。

我父親和兩個姨太太住在上海，既然我們提前結婚，地點又是上海杏花樓，於是我也提早回上海娘家住，到結婚前一夜，我獨自睡在床上，翻來覆去，興奮得無法入睡，想着明天，以後就可以一輩子和他同床共枕地過着共同生活，就高興得差點笑出聲來。結婚當天，賓客更多，酒席



三十年前作者與夫婿梁寒操教授在香港青山酒店前合影。(易君左教授攝)

擺滿了三四層樓。新房在東亞酒店，住了一天就赴杭州渡蜜月。在上海吃過中飯，乘車到杭州，到西湖時差不多快黃昏了，蜜月當然要找最好的酒店住，那時西冷酒店新開不久。十分西派舒適，我們就住在那裏，我說：

「今天我們先在酒店休息半天，這次婚禮真忙壞了你，先讓我們養足精神，明天一早起來就先到柳堤散步，然後回酒店吃早餐，你說好不好？」



本文作者(右)與夫婿梁寒操教授(左)女公子梁上元小姐(中坐者，現任中國文化學院副教授筆名寒霧)在香港新亞書院留影。

？」

「好！好！我的嬌太太說的怎會不好？我決定從現在起就參加太太萬歲園做主席。」

「記着了！這是你自己說的。」

「一定，一定，我的『二八佳人』太太。」

說着上前抱了我一下。
第二天早上八點就起床，不吃早點就先去柳堤散步。

早晨柳堤遊人稀少，空氣清新，遠望湖中山光接水光，遠山白雲紅葉，掩映着古寺紅牆，鐘聲遠遠傳來，使人疑是仙境。兩人相偕着走在柳堤上，柳枝婀娜地被風吹着，拂在我的臉上。

「你看這柳枝像不像你的腰那樣婀娜多姿？你記得我教過你關於細腰的詩嗎？那時我就是看到你的細腰而教你的。」

「記得，記得，讓我們一起來念！」

素約小腰身，不耐傷春，疎梅影
下晚裝新，裊裊婷婷何樣似？一
縷青雲，歌巧動朱唇，

字字嬌嗔，桃花深徑一通津，
悵望瑤台清月夜，還照歸輪。

「素約就是形容美人腰的苗條。」

「知道了，你早就教過我了！」我說着伏在他身上笑。

「你不要不要抽雪茄煙？」我忽然抬起頭來問他。

「要，但是你怕聞怎辦？」

「我忽然想到一個辦法，祇要你答應，就可以在條件下抽一枝。」

「什麼條件，快說出來！我爲你已忍了太久了。」

「你知道的，現在女人的玻璃絲襪，不是很時髦嗎？這樣你每抽一枝就送我一雙絲襪，玻璃絲襪很貴呢，記着要最好的。還有祇能在屋外抽。」

「好厲害的條件，沒有問題，答應了。」我高興地跳着走了幾步然後停下來說：

「我們跑到前面亭子裏，看誰先到。」一二三，跑，我連跳帶跑比他先一步到亭裏，我拍手大笑說：

「我贏了！」

「再來一次，好不好？」他不服輸地問。

「爲什麼？你輸了就輸了，誰要和你再來？」

「這樣你不覺得賴皮？」

「才不呢，你輸了要再來才真是賴皮大王！」

「我肚子餓了，要回去吃早餐了。」我繼續說，拉了他就往酒店走。

吃完早餐回房休息，我睡在床上，他睡在我身旁，我說：

「說些你經過的事給我聽好嗎？」

「我經過的事，那樣多，一時從何說起？你不要小睡一會嗎？」

「我閉着眼睛也可以聽，你不知從何說起，說個故事也成！」

「我的好太太，你結了婚就算大人了，還要聽故事才睡嗎？」

「好了，不說就不說，有什麼了不起，本來我預備陪你打蜜月橋牌，現在我生氣了，才不要陪你呢！」

「我的好太太不要生氣！你要聽什麼？我說，我說。」

「我現在什麼都不要聽了。」

「我陪你出外面走走，再回來吃飯，或者我請你吃小館，西湖醋魚，怎樣？」

「好，我們早點出去逛逛街，看看有什麼東西你喜歡買的，然後到樓外樓吃西湖醋魚，吃完了回來睡午覺。睡醒了，飲下午茶，飲茶時，你講孟子給我聽，到了黃昏我們去遊湖，遊完湖再吃晚飯或宵夜都可以，你以為怎樣？」

「太好了，我有一個像你這樣會安排的能幹太太，將來不怕沒有好日子過了。」

下午茶，他真的講了很多孟子的故事給我聽，等到日落黃昏，我們才攜手走向湖邊，坐上小船，落日餘輝，遠望湖中，好像從天上降下一簾彩色繽紛的幃幕，湖上的接天蓮葉無窮碧綠，映日的荷花特別嬌紅，遠山楓葉，樓台倒影入湖，入夜遊船點點燈光，歌聲，簫聲不絕，雖然已秋日，暖風仍薰得遊人欲醉。

我們相偎坐着，他低吟着羨羨鴛鴦不羨仙的詩句。遊罷，我提議上岸散步一回，上岸後，他擁着我，踏着月色柳影，沿蘇堤漫步，遠望青山樓外樓，我說：

「西湖真美，難怪詩人蘇軾將西湖比西子，淡粧濃抹總相宜了。」

「我的好太太，你很有詩意，沒有辜負我教

你做詩的一番苦心。」

「好了，我的才子丈夫，知道你有做詩的天才，請勿見笑！我是隨口亂說的。」

「我在杭州有一兩個老朋友，我想帶你去拜見他們，也好讓他們見見我的『二八佳人』小太太。」

「他還未說完，我搶着說：『你想挨打？誰是小太太？又誰是你的太太』」

太太？」

「唉！對不起，請不要誤會我的意思！我說小不是大小的小而是嬌小的，你是我的嬌小好太太。」

「這還差不多，走罷！我們該吃晚飯了，明天我們先去爬山，遊靈隱寺，後天再去朋友家，看完了我想早點回家算了。」

中外雜誌稿約

- 一、本誌園地公開，舉凡人物傳記，趣事軼聞，真實傳奇，旅遊記趣，生活體驗，科學新知等稿件，均所歡迎。
- 二、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者尤佳。
- 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
- 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為限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壹萬字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不在此限）。
- 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刊。經採用之稿件，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，本誌交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
- 六、本誌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同意，不許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- 七、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、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。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為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
- 八、作者來稿務請影印一份自己留存，無論刊登與否概不退還，如必須退稿，務請附寄掛號費郵資以免平寄遺失，來稿請寄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